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所姚海屋公所故當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永明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非知文者間讀公所次凡例犬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準而抑不以古下者及一衣輯者爲準





為案故其下二一季間在兵者錄杵道  
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酒  
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  
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  
錄其或襍之以狂獷而呶呶者亦  
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晁賈聲  
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  
之感乎情滄乎心合之乎機杼而公所自

為辭願處輒為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  
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櫟括  
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蘓長公以  
下不得不嚴其他則稍寬假以備諸家  
然則公之好古雖切而其所從而恕也蓋  
有自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  
及其芟太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  
不免鄭衛之襍焉二矣非獨五言者之難



所如次而述之亦未易也竊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姬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翔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為廣濟令別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萬曆壬午仲夏既望歸安茅坤順甫撰

歷朝文選題辭

文心聲也文之有古今猶聲之有南北蓋由風氣不齊而非可以優劣言也譚文者每崇古而薄今此與耳視何異孟氏有言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亦繇人心生也而文獸何異哉鹿門茅憲副少亦專喜子長嘗移書於先師荆川先生曰西京之文蔡中之勝也而唐韓愈辟則劔閣宋歐曾辟



則金陵吳會耳先師復之曰于如不以眉  
髮相山川而以精神相則豈但不可謂金  
陵吳會之不如劒閣劒閣之不如秦中雖  
遐陬僻壤一丘一壑其有得於天地之生  
氣一也余茲編泝自晚周以迄當世蓋奉  
先師之教而不敢獨指殺函爲百二也直  
其精神生氣所在非淺學所及窺擬之堪  
輿未能如景純氏之於山川耳嘻安得起

先師於九京而一請正哉

萬曆辛巳日南至姚翼翔卿題



歷朝文選凡例

一遴選不徇目耳惟稍稍會通其旨而有欣喜願  
學之意者則錄之不然雖隋珠和璞不敢挾以  
爲家寶也故取數寡

一春秋內外傳及諸子史無篇目可舉者不錄

一諸大儒之文主於明道不敢以文目之故不錄  
惟陽明夫子雖不爲文人矩度而風裁近之特  
筆錄焉

一韓歐及蘇長公聯翩珠玉取之不得不嚴



其體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勢不得不爾也衡而準之則四五鉅公之外殊寥寥矣

一荆川先生余師也而鹿門茅子則余所資而友之者僅窺一班多二公之力私心不忘所自將有專刻而未遑故茲編所選未悉

一蕪謗之作亦濫汙末簡狐裘非敝不當補以黃狗之皮蓋植蓬麻中自致夾持之意耳

一批評主荆師缺則取諸鹿門又缺則勉爲續貂其他諸先輩不敢漫援

一詮次以世代爲序 本朝諸公同時者或以科

第或以齒然多不暇精詳非所重也

一貧宦寡典籍又閉戶蟄藏少接海內文獻家故諸名作多所遺漏限於覩記所不及也尚冀嗣購別爲續編云

海屋主人翼書



歷朝文選凡例終

歷朝文選目錄

卷一

晚周孫武

虛實篇

軍爭篇

行軍篇

莊子休周

駢拇篇

胠篋篇

說劍篇

莊辛



歷朝文選目錄終

歷朝文選卷一

歸安姚翼翔卿編次

男三才校正

四聰督梓

晚周孫武

虛實篇

軍爭篇

行軍篇

莊子休

駢拇篇

胠篋篇



說劍篇

莊辛

幸臣論

魯共公

酒味色論

虛實篇

唐荆川先生批點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

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



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

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篇

翼批評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

無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



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  
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  
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  
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  
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  
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  
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行軍篇

唐荆川先生批評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

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  
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  
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  
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  
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  
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  
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  
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



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  
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林木蘙薈者必  
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  
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  
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  
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  
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  
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  
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  
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  
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鈇不返  
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  
者窘也數罰者困也敵情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  
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  
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雖無武進足以併力料  
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  
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



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士  
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駢拇篇

翼批評

馳騁鋪張殆千餘言揔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  
損文甚豪放讀之令人不知身在宇內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  
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  
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  
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  
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歷朝文選卷一  
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

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游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  
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  
穀先喻後正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  
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  
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  
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  
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通  
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  
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  
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



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  
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  
僻之行也

胠篋篇

唐荆川先生批評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縻固  
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囊  
囊而趨唯恐緘縻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

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sup>聖知之害</sup>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



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  
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  
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絕聖棄知之利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  
知大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  
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  
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  
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  
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  
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  
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  
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  
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



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  
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  
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  
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  
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  
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筍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  
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

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  
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  
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輿之蟲肖  
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  
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機而悅夫役役之佞釋  
夫恬澹無爲而悅夫噉噉之意噉噉已亂天下矣

說劍篇

翼批評

頗近孟子說齊王之意而文字則全是戰國風度



楚人說項襄王本此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適王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  
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  
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  
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  
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  
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

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  
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  
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鏑  
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劍  
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



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  
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  
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  
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  
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幸臣論

唐荆川先生批評

文亦奇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  
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蟥  
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  
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  
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



噉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  
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  
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  
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鱖鯉仰嚙蒺藜奮其六翮而  
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射者方將脩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  
上被矰磡引繳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  
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  
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墮黽塞之內  
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酒味色論

翼批評



簡嚴明快雖拒諫之君聽之亦當竦然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  
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  
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  
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  
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

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  
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  
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